

留
青
日
札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舉 校

柏舟

詩汎彼柏舟占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特誠婺居之善於自况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比則非矣或曰仁人不遇又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皆詩妙旨也

采葛

朱子以采葛爲淫奔之詩非也是詩也賢者見弃而思君之作也蓋葛可以御暑苗藟蔓延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既弃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其一章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一日之思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肅敬仰承比君臣之誠悃相通也今君既棄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蕭而賦焉其二章曰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采而預畜久而益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今君既棄予則病愈深矣故興采艾而賦焉其三章曰彼

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一日三歲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思念之切更極其至也彼托辭也三章非獨止於賦也故曰於采葛見慕君之至而行道之急也詩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

文王夢太公

文王夢天帝立於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

遂與之歸以爲卿士見汲縣太公碑夫文王之夢特
非熊非羆云爾而好事者乃傳會若此其曰太公望
者史言文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因號曰太公望
而今以爲其名何其謬也太公呂消字子牙一作姓
姜名子牙殷高宗之夢傳說亦曰帝賚良弼猶之可
也宋徽宗之夢王老志又何爲哉後世異端方士有
移夢之術想即此也嘉靖四十三年冀州妖僧

先見夢于張柱而因姦淫殺其一家十有七人詔天
下大獲疑宋王妖之流也豈直夢邪

金縢

甚矣周公之好名也武王疾爲臣子者禱之足矣死
生有命安得請以身代之苟願代死亦已近謬矣而
復載諸金縢何爲者哉甚矣周公之好名謂之聖人
未也故淮南子有云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旨
哉言乎

多方

商書重疊用字只以多方一篇舉之惟五月起其惟
字四十有三多方字凡十一見多字又九見文法與
他不同

魚書

今但知魚書之起于陳勝僞也而古已言之沈約宋書符瑞志曰黃帝之世魚流于海得圖書焉

幽贊

易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見寬傳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深明與易不同

五十學易

五十學易朱元晦言孔子年已七十劉器之言五十乃卒字之誤皆非也宣尼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易鑒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

讀五十究作十翼蓋仲尼自言加我數年如五十之時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之事矣是加卽史記之假也謂假使也五十卽鑒度之五十也謂能如壯年之精力也大過卽易之卦名也謂可無大過之失也宋江鄰幾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夫易治世之經也而亦可以養生故隱士玩之不外乎陰陽消息之理而已異端之言曰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

八蜡

蜡之八神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曆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大蜡鄭氏云先嗇司嗇農郵表曆

卷之二
四
猫虎坊水庸昆蟲也先儒以猫虎合爲一而昆蟲爲
一非也昆蟲毋作乃祝辭耳見呂希哲雜記

聖人不應輕賤其身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成湯
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遂翦髮斷爪體嬰白茅以
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嗟乎孰謂聖人而輕賤其
身之若是乎况旣殘其形而復以身爲犧牲則使其
父母亦爲犧牲之父母矣聖人之愛其親視弃天下
而敝屣而顧若是者則其不孝孰大哉吾意上天視
此乞哀之狀必且惡之殛之不暇矣又焉肯爲之

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哉此皆史氏之謬紀也當
痛削之論衡乃以翦髮麗手爲牲反以爲實而以雨
爲虛又失辨此矣

安定足心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定也非無足財也我無
足心也肯哉言乎故惟能安定者有安居能足心者
有足財焉

碧雞頌

漢越雋郡青蛉縣界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
見王東碧雞頌曰持節使王東謹拜南厔敬移金精

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
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二百前漢書旨義曰
金形以馬碧形似雞公孫龍子曰黃其馬也其與類
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解云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
禽又廣東惠州寰宇記羽則五距碧雞越鳥鸚鵡是
碧雞真有其鳥也今碧雞山在雲南府滇池西金馬
山在滇池東

君子道長

易秦卦君子道長長上聲唐太宗作平聲其周易詩
曰聖光日新照於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嘈齋

趙子昂詩嘈齋琵琶媚遠天二字草書人多不解按
陸機文賦務嘈齋而妙冶汪坤蒼曰嘈吟聲貌吟與
齋及歎同才曷切今本呻誤作嘑洞簫賦務嘈嘈而
歌詠長笛賦秋昨昨咤慈沒切蓋浮艷聲也又江淹
度西寒山望江上諸山詩淫漫夕澗急嘈嘈晨鶴鳴

韜精埋照

不惟養生家當藏精反照而酒亦可以養生劉伶詩
韜精日沉飲阮籍云沈醉似埋照旨哉言乎有味哉

可久可大

魯兩生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蓋言可久也
杜本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
合爲一時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
五帝三王之盛蓋言可大也必久大備而後德業全
也本字伯原稱清碧先生

不識一丁

天水姜平子仕符堅時堅宴群臣賦詩平子詩內有
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其故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
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丁字直下不屈乃
舌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上蓋堅祖人也正所謂目不

識一丁字者耳莊子云丁子有尾是也

三言詩

詩以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二字則祈父肇禋之
顛三字則紱萬邦屢豐年之顛是也然詩有助語音
若梁鴻之五噫歌以一字成文也三言詩亦多全篇
李西涯云羅仲明嘗謂三言亦可以爲體乃載所作
二首各四句且無論古人只國初劉誠意伯溫思美
人一長篇南欲來風蕭蕭已極其妙矣

雜噫歌

舊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

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雉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楊子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唐學宮碑曰聆鳳衰于南楚歌雉噫于東魯琴操奏作走北作敗

銘旌用單字

今書銘旌墓誌用單字不用雙字亦出于古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祕外隱起爲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見酈善長水經注亦有用雙字者若

公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此孔子篆書子
子或作季子

母倚門子倚門

王孫賈之母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暮出
而不還則吾倚廬而望又孝子傳趙狗其父出過時
不還則倚門啼以俟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亂命後命

不從亂命者魏顆不忍後命者齊揚事見左傳

兩絳紗帳幔

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見後

漢書符堅辛太學高逞母宋氏能傳父業得周官音
義就宋立講室書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
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見裴景仁前秦
記

指雲思親

指雲思親乃陸機事今人但知始于狄仁傑也士衡
仕洛而親在華亭故其思親賦有云指南雲而寄欽
望歸風而效誠是也後梁公仕并州法曹親在河陽
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又江總詩
心逐南雲去杜甫詩江東日暮雲又憶弟看雲白日

眠是東雲南雲看雲亦可施之兄弟朋友也

李廣不侯

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代奇孝文猶自未深知輒忿長嘆無頗牧翻惜將軍不遇時漢文嘗謂李廣惜不逢時當高祖萬戶侯何足道哉余言廣之不侯非數奇也孝文知之深矣懷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道乎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否則以周亞夫之賢帝託景帝曰真可任將矣豈獨不知貳師之才邪又殺降八百餘人後自刎三代皆不得其死宜哉

孫偓不怒

孫偓爲相性通簡不矯飾每對客奴僮相詬曳仆于前不之責曰苟有怒心即自撓矣此非美事也家國一理使爲相時小人詬曳相仆殿庭亦將通簡不之責不知怒乎吾恐難欲不矯飾不可能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若偓之所爲真吝道也史傳烏足紀之

寡人良人

君稱寡人而婦人亦可稱許邯風莊姜云以最寡人婦人稱夫曰良人而君子亦可稱莊子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頤晉庚翼疏臣所以輒發良

人不顧怨咎呂氏紀良人請問十二紀是也

變文

文章沿襲變體易字豈獨唐季詩人云乎哉孔子不
尊不信不信民不從左傳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孟
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史記封
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晉書周顥歎
曰茂倫歛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謂桓彞也李白曰白
歛崎歷落可笑人也葛洪自序曰豈况大塊真我以
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鷺之鷺足太白曰陽春
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梁子曰獨立不慙子

影獨寢不懸于魂太白曰畫愧于影夜懸于魄

古詩重出

古豔歌何嘗行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五五
羅列成行妻卒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
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
摧頽魏文帝臨高臺鶩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
汝口禁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頽五里一顧六里徘
徊古東門行上有滄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曹子桓
鶩歌何嘗行上慚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陌上桑
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又云羅敷前置辭秦女休

行參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又云女休前置辭折柳
柳歌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木蘭辭亦有此二句
鶴鳴云允央七十二羅列自成行相逢行全用之餘
多同隴西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步出東門行
亦用之懊儂歌長檣鐵鹿子布帆阿那起訛儂安在
間一去三千里烏夜啼同但改三作數西門行人生
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同生
曲首二句同後云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來蘿蔓不處作莫近間作邊納作躡整作正數詩或

全篇相類或數語略同不能無煩簡美惡之異意者
出于一手或後先互襲邪他如曹丕歌魏德有美一
人四句又用于善哉行曹植怨詩行即七夕怨歌行
之辭

泥詩壁

項斯云因詩壁重泥蓋言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
忍泥也重讀作去聲若今之題歪詩者泥之重題又
重泥之當作平聲讀可也可發一笑梁園有富家子
杜四郎號杜荀鶴比杜荀鶴有詩即題壁親賓或于
漫之即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一枚泥高若

訥後史補

賣文

楊雄家產不過十金無甌石之儲其作法言蜀愛齊
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郤之目爲羊鹿若段湛家貧
賣文爲活韓退之舉墓中人得金祝園鹿闢羊何如
也故杜甫云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有深意矣

書澆鹿俗

古人以酒澆胸中磊塊余欲以書澆胸中磊塊磊
石也塊土壤也落落不相合之貌蓋黃庭堅書曰每
相聚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

之則塵俗生其間以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誠哉是言也然及觀魯直所爲文則又全無漢書分毫氣味不知其所讀者又何作用也不若仍澆之以酒爲妙

落霞孤鶩句法

淮南子云紫芝與蕭艾俱死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實祖于此然王勃之前若褚淵碑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徵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墮長壽守碑浮雲共領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近時則有彭

年人日石湖云金花與梅花爭妍英縷共青絲鬪巧
艷情集董太初云蛾眉將秋月爭妍嬋鶯與春雲等
潤江一山贈人啟云風標共玉樹孤高心地與梨花
並潔余亦嘗有云白雲與征鴈齊飛黃葉共寒蟬並
墜又云壯心與白日俱長華髮共黃葉齊脫又云香
塵與紅霧網緼游蓋共青雲飄蕩又取杜子句云桃
花逐楊花細落黃鳥兼白鳥時飛

晉普

古人六書之法有會意而意實不會者其類不可枚
舉偶以晉普二字言之如晉从姪从日姪到也兩至

也日出 萬物進也普从並从日並併也兩立也日
往光徧照也兩至與兩立何異而說文於普曰日無
色達曰日無光則遠近皆同甚失制字之旨矣蓋普
天也溥與普通詩普天之下作溥天之下是也然則
普天之義又豈日無光而遠近皆同之謂耶晉又抑
也周禮諸侯晉謂抑之止奔也

群書紀事不同

古人紀事往往有不同者如同一豫讓也而說苑則
先曰梁下曰繕宮曰朝士待我曰壯士曰車庫中自
殺本傳則先曰塗廁曰橋下曰國士遇我曰義人曰

伏劙而死或曰請裹子衣三擊之而後自殺
左傳
諸書作申包胥泣于庭七日戰國策作焚冒勃蘇晉
吟宵泣七日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二人見楚元
王并食解衣而死又蔡邕琴操曰思華子成文子三
人往見楚成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二子以革爲腎
推革讓之而死

水仙詩考

陶九成輒耕錄載水仙詩盤塘江上是奴家卽若聞
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乃揭
曼碩所遇云聞之先生之從孫立禮所說又丘大祐

吳興絕唱亦紀此詩數字不同以爲張天雨所作題
云湖州竹枝詞臨湖門外是僂家郎若閒時來喫茶
黃土築墻茅蓋屋門前樹紫荆花未知孰是

舟輕載石

漢陸續載鬱林石梁江會稽革載西陵石皆因船輕
此古人仕路清風也唐白居易在杭州取天竺一片石
在吳門取洞庭雙石以支琴貯酒庶幾近之

十音句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香風透管絃白樂天綠
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發劉禹錫春城三百

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又煩君一日啟勤意示我
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嘗爲謀謂之長安語音非
也十當音徇古人以十日爲旬故如此讀也無知妄
釋可恨可笑

隕穫

禮記儒行不隕穫于貧賤晏氏曰隕如釋之隕而飄
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从禾似矣而隕之爲穫
不亦謬乎隕从自員聲從高而下也故易曰有隕自
天公羊星實如雨可謂知隕字之義者今何不曰如
阜之隕而頽落耶蓋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說文阜大

陸山無石也而列子亦作礪

三寶

諸侯三寶土地也人民也政事也六韜三寶大農也
大工也大商也老子三寶慈也儉也不敢爲天下先
也釋氏三寶心也佛也法也仙家內三寶精也氣也
神也外三寶口也耳也目也王彬三寶文篆隸也

有无相對之稱

有不宜有也說文引春秋日月有食之从又从月又
手也無古作无虚生于无虛无道也王育說天屈西
北爲无有天而後有日月故曰有生于无也

終

畱青日札卷之三

錢塘田藝衡子稅撰

倩徐懋升玄舉 校

富貴貧賤窮通壽夭

陸梭山曰貴莫貴于爲聖賢富莫富于道德貧莫
貧于未聞道賤莫賤于不知耻方較窄曰士能弘道
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
皆名言也故今合而書之洪範九五福二曰富富从
宀富聲富潤屋也說文備也廣韻豐于財也厚也又
禮記注臣能世祿曰富又多文爲富或省作富教英

曰務農爲富故从田从一口者有田之入又貴食之者寡也貨殖傳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樊噲曰游子天所貧力子天所富諺云大富由天小富由勤貴本作賚物不賤也从貝與聲與音匱又歸也物所歸仰也尊也高也賤之反也古作尙六極四曰貧說文貧財分少也从貝分貝分則貧也富之反也原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列子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矣孫卿子曰貨財粟米之于家少有者謂之貧賴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爲病也古作穿賤賈少也从貝亥聲賤之言

踐又輕也卑也貴之反也古作發窮極也从穴躬聲
入于穴是極也又無親曰窮竟也究也塞也荀卿曰
貧之至無者謂之窮達行不相遇也从辵幸聲又通
也迭也生也決也書从水入水曰達或作迭五福一
曰壽壽久也本作耆从老省曷聲考也又年齒皆曰
壽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故五曰考終命六
極一曰凶短折夭少長曰夭禮斷殺少長曰妖夭又
胎初出者曰天从大ノ象形也蜀先生曰人年五十
不稱夭也今而觀之此八字之義正反對者

富不如貧

五季士大夫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閒謂嚴刑征科責任驅役也佛經曰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王高季廸曰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余嘗曰好死不如惡生貧居強似富行

有患無恙

呂氏春秋紀孔子問弟子自遠方來者曰子之父不有患乎云云而不及其應辭想是時必當對曰無患以此推有恙無恙之義自可見矣或恙字卽患之訛或通用也而說者何必以恙爲蟲邪則患亦當爲蟲邪惠說文憂也从心上串串亦聲也徐曰患之言貫

也貫于心也又病也慮也惡也苦也惄也恙說文亦曰憂也从心羊聲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又神異經北方有獸曰恙恙恙也黃帝殺之由是人無憂疾謂之無恙通志無患子曰禁婬曰桓其子勻圓如漆今人貫爲數珠纂文曰無恙木名也實可以去垢核黑如漆古今注云程稚問檼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潘氏能符勑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齊大敬家無患枕贊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

天藻

天藻者神僊之書也見神仙傳宋名天書不若天藻爲尤奇

功勳

今之有功于國家者槩曰功勳曰功勞蓋以勞定國
曰功輔成王業曰勳殊不知亦自有辨也周官司勳
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謂輔成王業
若周公也國功曰功謂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
庸謂法施于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謂以勞定國若
夏禹也治功曰力謂制法成治若臯陶也戰功曰多

謂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也則勳功庸勞力多六者各自有辨不可槩稱也

和同

書稱恭和喪史下殿不失和氣故孔子曰和而不流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百僚之和君子未嘗不可也而任延長孫乃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是意雖善不知和同之義也和豈不能忠又雷同豈所以爲和邪

萬字文

梁武帝令周興嗣撰千字文隋秦孝王令潘徽撰萬

字文千字文乃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故名次韻千字文漢章帝時未有也世乃以爲章帝書遂稱章草謬矣見黃庭堅跋章草千字文言章草者可以通章奏耳蕭子雲千字文一卷又演千字文五卷一日令殷鐵石取鍾王帖中字惟重一潔字繞扇圓潔或可作絜女慕貞潔可作貞烈也百家姓宋人撰又吳可幾撰千姓篇一卷

千萬

今隱語以千爲撇以萬爲方蓋俗萬作万故千舉其首而万加以點也宋時已有之以千爲撇以萬爲力

則亦萬爲方見劉貢父詩話二王帖中亦作万古本左傳万城以爲城楊用脩以爲即萬字而後訛作方城不知何所據也今方城在南陽裕州又湖廣襄陽竹山縣有方城山城十餘里春秋庸地楚使盧戢黎侵庸方城即此

夫子

夫子云丈夫夫子也漢嚴忌字夫子非也當由鄒陽傳誤本云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云先生枚乘夫子嚴忌而以夫子爲嚴之字則先生亦當爲枚之字耶乘字叔也忌無考

學生

父稱子曰學生陳省華對客子堯叟堯佐堯咨列侍
客不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王祚見客子溥年三
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
耶盛德古風可想見也

中庶子蒙

漢鄒陽傳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七
首竊發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

牛鑒

周禮天官獸鑒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牛鑒見漢

黃叔度傳今馬鑒尚名曰獸鑒

淫酒婦人

史衛世家紂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微子世家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又宋君偃淫于酒婦人齊康公淫于酒婦人扁鵲傳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齊太倉公淳于意傳中尉潘滿如病得之酒且內二者相連

廝養廝扈卒

古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前漢書張耳傳廝養卒注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又云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左傳莊王伐鄭廝役扈養死

者數百人注養馬者曰鳩炊烹者曰養則廝養卒當爲廝鳩卒爲是

漢高祖聰畧預知

立沛侯濞爲吳王上召謂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一家汝慎毋及濞頓首曰不敢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云云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大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夫高祖旣知濞有反相何不封諸小國陋地而反置之吳旣知呂氏必危劉何不早除之以靖國旣

知勃能安劉設言之而呂后預誅之則安劉者又將
託諸何人此皆不可曉事或史臣之傳會也淳乃邵
陽侯仲之子也又唐太宗得秘讖唐中又有女武代
王李淳風既知在宮中又云四十年而王太宗亦不
能誅之殆皆天數非人所能爲也

漢惠婚冠

禮男子二十加冠曰冠白虎通男子幼娶必冠女子
幼嫁必笄漢惠帝爲太子時年七歲即皇帝時年十
七歲立皇后張氏時年二十一歲乃四年冬十月壬
寅也後三月甲子始冠何先婚而後冠而冠又必待

二十一歲邪豈制于呂太后故邪或史臣之失也

臍中甲兵

北史崔浩延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宋人大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實本于此

輕車將軍

漢有輕車將軍輕牽正切疾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注輕歸輕遣政反漢書發輕騎夜追之亦音罄又如票姚校尉票頽妙反姚羊召切師古曰勁疾貌苟悅作票鵠杜子美詩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張光弼詩收拾全吳還聖主將軍須用李輕車皆

作平聲左傳戎輕而不整

射聲校尉

漢有射聲校尉而無射迹校尉何也射聲言聞聲而能射之也又漢王尊傳迹射士千人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校穢也以木爲欄格軍部及養馬用之尉從上按下也我朝隸錦衣充扈從

梟騎

應劭曰梟健也張宴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謝艾曰梟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也又梟將亦此意武紀李廣爲驍騎將軍今作驍騎驍將按梟本不孝鳥長

害其母故日至捕磔梟之

死士

死士賈逵曰死罪人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惟杜
曰敢死之士也爲是越絕書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
艘張巡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飛天夜叉

刺客乃飛天夜叉之術太史公義而奇之特爲立刺
客之傳而不明言其神左傳楚子圍宋亟華元夜入
楚師登子反之床而起之又何其神也唐女子紅綠
事亦此術也

習水

月令𦥑人習水者列子習于水而勇于汨史記吳兒善汨汨浮行水上也越世家習流二千人又西京賦水人弄蛇注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

君子營

石世龍衆至十餘萬集其衣冠人物爲君子營

市彘

世稱市井之刁惡者爲市虎當作彘與暴同周禮司彘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器者與其彘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僇之

白徒

春秋步兵曰徒兵徒步也漢鄒陽傳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敵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也又白捕白役皆此意也

解煩兵

三國吳志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見韓當傳又陳武之子脩封都亭侯爲解煩督張溫傳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

趨才

凡輕佻挑達少年曰趨才趨緣木走也唐宿衛有

趨才者以處飛騎漢公孫弘東閣亦有翹材館以延文學之士

惡少

淮陰惡少年漢昭發惡少年戍遼東則所謂無賴子弟也荀子曰無廉耻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唐李勣少年時自稱無賴賊又唐初草賊號曰無端兒

擰犁法

中國曰天匈奴謂天曰擰犁故曰擰犁孤塗西南大伯夷曰法法上聲故酋長名下皆加法字

八夷

四夷館舉東西南北而言之也其名有八曰西曰韃
曰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成
祖所立古稱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東方之夷有九
種故曰九夷即今倭奴是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是
曰四海今總四方名曰八夷甚新

達魯花赤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以掌印信所謂達
魯花即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猶古之言總轄也

金牌馳驛

唐制乘驛者給銀牌宋初因之後廢今上四十年間

有一閣下公子出使江浙許馳驛遂製朱紅金字牌
二面列于車前曰欽賜馳驛四大字勢甚赫炫人皆
驚視此不知何典也

猫兒頭

今冬筍之已透風有毛者曰猫兒頭又言人之幹事
不乾淨者曰猫兒頭亦曰猫兒頭生活此起于元元
時新官出京而貧者有人應付盤纏即同去到任就
與管事謂之猫兒頭蓋言如筍之只好在土中一出
頭來人不貴重也又如猫然其頭雖似虎而人不畏
也今人呼罵達官家人亦曰猫頭

放手鬆

今言官府貪汙失操守者曰放手鬆後漢書殘吏放手蓋以貪縱爲非者曰放手也又錢財入手曰較手蓋言如蛇狗之咬手而不可放脫也其過付官吏賊者曰統手蓋言內外一體如猿猴之統臂也

男織女耕

元倉子曰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相資爲業此聖王之制也今之世男子織矣而反不得衣婦人耕矣而反不得食聖王之制固在也豈轉節愛棄之道有未盡邪噫

社夥

今人看街坊雜戲場曰社夥蓋南宋遺風也宋之百
戲皆以社名如雜劇曰紺緜社蹠迷曰齊雲社唱賺
曰遏雲社行院曰翠錦社樣美曰雲機社之類詳見
武林舊事夥者說文多也方言凡物盛而多也或作
社火言如火然一烘音喚卽過也宋之鼓板曰衙前一
火和顧二火是也又逐賊被傷全火見宋乾德詔中

猾賊

今罵人之姦狡者曰滑賊言其光滑姦詐也當作猾
賊史記項羽爲人儻悍猾賊是也前漢書作禍賊左

傳無助猾賊方言小兒多詐謂之狡猾又滑猾通音亂也說文滑利也蓋滑言如水之滑溜猾言如犬之黠惡也

五德

谷永曰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于此地而耕耘也皆左道惑衆

賭博

杭州初時游手光棍賭博者小則飲食大則錢鈔卽今風俗薄惡日甚一日雖富貴子弟皆習此風小者

金銀珠玉大者田地房屋甚至于妻妾子女皆以出
注輸去與人亦恝然不惜曾不知耻誠可殺也吾鄉
一富家翁 輸其妻子妻子乃故家女因而縊死
訟之此人破家亡身又城中一富家子 者輸其
婢妾訟按察司憲司之批有云頃刻而喪千金一
擲而輸少艾連及者數十人皆學校士子多有間革
者而不甚窮治可笑可惡之甚而蘇常一路尤甚士
大夫歸家者則開賭坊蓋避禁也因記宋人嘗謂世
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
銷銅錢兌行不忌其輸錢無償則爲穿窬若黨類頗

多則爲刦盜縱火行姦殺人不防其微必爲大患淳化二年閏二月詔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愚謂此令今所當申明以塞亂門以厚民俗者也又唐察本賄博負來操博錢不能償以妻還之操納爲妻時已有妊遂生男來俊臣爲御史中丞後弃市則此風久矣

不肖子第三變

北瑣夢言載不肖子第三變一變蝗虫二變蠹虫三變大虫但以蠹虫爲糞書而食則無書之家甚多今之言不肖子弟者亦有三變曰蠻蛇謂食泥也則賣

田地矣曰白蟻謂食木也則蟲房屋矣曰大虫謂食人也則賣妻妾子女矣古今代不乏人可嘆可嘆

人生夜叉

今人有產夜叉者正德間杭州吳景隆妻產一夜叉青面無髮頭有雙角不能殺升屋而走用布囊百計擒之捶死嘉靖十六年上虞一家一婦忽生子乃一夜叉也離腹時將穩婆手指嚙損而奔走不知去于何所每夜中俟母睡熟卽由四壁竊進仍竊飲其母乳母驚覺卽去每以爲常亦無可柰何後遇持肉羹者卽飛出奪而食之凡數月見入陰溝中呼衆以刀

杖擊殺之乃絕如是而謂生之性善吾不盡信也

男娼

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左傳公子鮑美而艷孔子曰宋朝之美又龍陽君稱孺子瑕之事載之書傳甚可醜也古辭白石郎曲云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艷獨絕世無其二則男子之美者自昔有好之者矣簽蒙記曰醜男體蔑醜女離春若此者誰復好之也哉漢有籍儒閻儒鄧通韓嫣董賢之徒塗脂傅粉以媚要寵史臣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故東都感時少年賴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禁告

捕法杖一百賞錢五十貫今吳俗此風尤盛甚至有
開鋪者何風俗澆薄至于此乎又何怪于淫婦之多
也今京師盛行名之曰小唱卽小娼也

枕席七蠹

莊子蚊蟲噦膚通宵不寐抱朴子蚕瓦蟲攻君臥不獲
安是可謂枕席四蠹又市井居民多生臭蟲名曰壁
駝可謂五蠹加之以妖童艷女共成七蠹也

梟儒狙學

後漢書曰董仲綬者爲儒梟文子云狙學以擬聖華
誣以脇衆卽今講談道學之士也

道學見笑于宋

陳同甫嘗言于宗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周公謹曰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這學之名棄衣博帶危坐闊走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黃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

留青日札卷之四

錢塘田 藝衡子 秩撰

倩徐懋升玄舉 校

絕

絕色絲也言奇絕而難繼也說文斷絲也又冠也超
也度也息也相去遼遠也峭極也古作𡇁反𡇁爲𡇁
也从糸从刀从丂

一絕唐宋令文文辭工書有力三子之間文章之悌
驍勇之懸草隸各得父一絕

二絕宋蘇世軌蘇軾之 又梁顧野王畫古賢王褒

書贊

三絕唐德宗神智駢如意驅瑞鞭也 又李白歌詩
裴旻舞劍張旭草書 又梁元帝圖宣尼像贊書
又李潼孫樵司空圖 又宋謝瞻詩謝靈運書謝琨
詠 又李揆門地人物文學 又張思明謝仲和曹
鼎新 又徐彥伯文章嵩判李旦翰 又武昌怡亭
李陽冰篆李莒書裴虬銘 又長沙筍魚巨艦 又
南京鍾山中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
又韓擇木八分書三絕碑在西京 又吳夫人指間
織錦號機絕刺綉號鍼絕編髮爲幔號絲絕 又山

東昌府學宮碑 金太定間王去非撰記
党懷英篆 益王庭筠書丹 又鄭虔善山水嘗自寫詩并畫以獻
帝署其尾曰三絕 又儀真縣東園宋皇佑間施昌言許元爲發運使建歐陽修記蔡君謨書與園爲
三絕 又顧愷之長康才絕畫絕癡絕 又袁州府
學碑盱江李觀記京兆章友直篆額河南柳淇書
四絕唐李陽冰篆福州般若臺記處州新驛記縉雲
城隍記麗水忘歸臺銘 又元德秀碑乃李華文顏
真卿書李陽冰篆 又李後主澄心堂紙李廷珪墨
龍尾石硯毛元銳筆 又直隸永平府泉一名石龜

峪泉一五里塔泉一白望泉一杜臺泉謂之四絕泉
又文與可詩楚詞草書畫

五絕唐秘書省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
令畫鳳本名曰四絕宋韓公武彈中鶴一目謂之五
絕余謂此惡客敗一絕也安得反增一絕邪又唐
張知謇兄弟五人武后稱其五絕又宋文帝曰天
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韜彈碁范悅時褚欣
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又虞世南太宗稱
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

六絕李邕文章書翰正直辭辯義烈英邁

七絕柿壽多陰無鳥巢無蟲蠹霜葉嘉實葉肥
八絕吳範相風劉悖占氣趙達美皇象書嚴子卿碩
宋壽占夢曹不興畫鄭姬相 又滁州唐李幼卿景
物八絕

右

禮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毛晃曰人道尚右以右爲尊
又或以爲手足便右以左爲僻也故凡曰左道曰左
遷曰左計曰左官唐書退小人于閑左皆此意至于
古之乘車則又尊左矣曲禮祥車曠左魏公子從車
騎虛左以迎侯生我 朝官制初尚右後改尊左吳

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禮記聽卿任左注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今此禮猶古也

惹

詩中用惹字有有情之惹有無情之惹惹絃也亂也
引著也隋煬帝被惹香薰殘更至春冠身惹御爐香
古辭至今衣袖惹天香溫庭筠晚香惹夢外央錦孫
光憲眉黛惹春愁皆有情之惹也王維楊花惹暮春
李賀古竹老稍惹碧雲皆無情之惹也然香也雲也
又皆有形之惹而春獨爲無形之惹此又大奇佛家
所以重不惹者爲此蓋言無染著也

搗

易搗謙搗梨也从手爲聲麾通作麾詩麾之以肱尚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搗易注謂指搗皆謙也今朱子本義云更當發揮其謙非也又齊人謂快爲麾禮記祭祀不麾蚤注謂麾快也不以先時爲快也在漢書則麾下作戯下音同

執

史漢執卽勢字楚元王傳執爲宛朐侯師古曰執古執字二字音義不同

那

後漢韓康傳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注那語餘聲也音乃賀反今吳人語餘尚言那作平去二音

邪

袞不正也漢相如傳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師古曰邪讀爲左謂東遼接也愚以爲讀爲左者非是蓋計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爲鄰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曰左蒼梧右西極矣故文穎曰蒼梧在長安東南故言左西極在西故言右也邪亦當如字而韻會下乃曰又外國名亦引此傳爲證又非也蓋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歎

今人暴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歎烏開切乃歎聲也楚辭九章歎秋冬之緒風王逸曰歎也韓文亦曰貉謠衆猥歎說文曰訾也从欠矣聲一曰然也方言南楚凡言曰歎其怒而歎者曰唉史記項羽紀以玉斗獻亞父拔劍撞而破之曰唉通作歎楊子翦牙歎注言切齒而怒也唉怒聲

畧

匠慶請木季孫曰畧注不以道取爲畧疏今律畧入畧賣是也又漢書注奪取也

吳世家樓于會稽越世家保樓于會稽索隱曰鳥所
止宿曰樓鄭誕曰保山曰樓左傳作保國語作樓六
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樓是也今之塘樓亦取此
意

慎謹也心真爲慎不鹵莽也蕙悔也質慤也又畏懼
也故曰慎而無禮則蕙今注但曰畏懼則似其義未
全亦作鯀史記鯀鯀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
亦作懃曾靈光殿賦心懃懃以發皆懼貌也夫从魚
从犬謂之有畏懼貌可也若从艸又何畏懼之有

拜

拜本作謹首至地也今作拜服也蓋兩手下地曰拜
又曰拜平衡也平衡曰磬折頭與腰平漢書酈生不
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及下也周禮九謹
一曰稽首頭下至地稽留乃起殆下衡服之甚也太
甲拜手稽首蓋頭至地而留之久也二曰頓首下手
置首于地卽起也乃今之叩頭類于凶拜古之君臣
相答拜或書啓稱頓首者皆尊重之意非伏地而拜
也三曰空首下手首不至地蓋惟頭至手卽拜手也
四曰振動頭振動而戰慄也或以爲兩手相擊非也

五曰吉拜雍容而下手卽今之常拜或以爲拜而後稽顙非也六曰凶拜拜而後稽顙也七曰奇拜一拜也禮簡不再拜也八曰褒拜褒音報答拜也或以褒拜爲持節拜亦非也九曰肅拜直身肅容而微下手或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曰肅拜如今之婦人拜也又有曰雅拜者先下一膝唐人謂之雅拜或曰倚拜也曰之拜者兩膝齊屈而俱下如今之道士拜及鄉村老婦猶然曰膜拜者兩手合掌以承顙如今之僧拜本夷狄拜也周禮婦拜掃地古樂府伸腰拜手跪是也後周天元令命婦人爲男子拜是古寺

婦人皆肅拜也今則但微屈其膝而躬不曲其名曰
起曰福并男子之作揖皆曰相呴也後漢書高句麗
國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古者郊祀天地止于再拜
是神祇雖至尊至重其禮不可加也見天子亦曰稽
首再拜董偃館陶公主家庖人也見漢武帝亦曰昧
死再拜謂今君臣之四拜大朝則五拜三叩頭子弟
之于父兄亦四拜甚至于朋友長幼亦四拜皆禮也
至于致書父母則稱百拜我朝 洪武三年五月諭
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稽首頓首再拜百拜實非禮
也宜定其式禮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

則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啟上與下稱書寄書
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
乃今有亂禮敗法者如婿之于外舅姑婦之于舅姑
皆行八拜名曰拖泥八拜甚可鄙恥也余在軍門時
又見一姦諂者每一拜必四叩頭凡四拜共一十六
叩頭此又小人中之小人想是夷狄禽獸之禮也罪
不容誅矣宋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劄子自
事必稱浚萬拜覆時人因號之曰朱萬拜浚字深源
乃朱文公之曾孫也

走

今人叱人之去曰走史酈生傳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

籠街

今之喝道卽籠街也唐時言中丞呵止不半坊今兩坊詔傳呼不得過三百步若今時則三千步不止矣孟子有云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行則辟矣其政何如

戍伐

戍說文从人从戈人荷戈以戍也則伐字亦从人从戈當云人坐卧故爲戍守人立行則爲征伐也此足

以補字書之缺

選輶

執玉高卑吉凶辨焉俯仰之度不可不慎也今人過承上官手恭及地何其諂容也漢書公卿選輶容頭過身嗟乎弊也久矣今之戲劇穿卓檔者以手叉之能容頭卽身子可過矣真善喻也

合要

合要辭卽今合同契也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左傳

束修

禮修脯也十脰爲束修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似非謂脯贊也蓋言自行束帶修飾之禮以上故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賈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是也若肉脯則亦甚褻矣谷梁束修之中肉不行勞中

減省

今人凡欲將就曰減省元帝紀減謂損其數省謂全去之也

模範

模範猶云規矩準繩也以木曰模以竹曰範故从木

从竹範本作範

尋常

四尺曰仞倍仞曰尋故曰八尺曰尋今論語注以七尺爲仞非也一丈六尺曰常蓋倍尋也

若干

若干見禮記今人稱幾許爲若干一作如干干者數始于一終於十合一十而成千言其數之未定也

扈從

上林賦扈從橫行出于四校之中師古曰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于校之四外也非是蓋扈尾也後從曰

扈故侍從天子曰扈從今逐獸橫行故言出于四校之中若言跋扈則強梁也詩疏云凶橫自恣陵人之貌漢書首義云自大也如此又豈臣子侍從之禮邪

其平

其平者後漢楊由哀侯書名凡十餘篇皆占術見本傳今通志通考等書皆失載

司武

司武卽司馬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牿于朝

雅春

漢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于市晉灼曰高

肱舉杵正身而春之師古曰爲木杵而手春卽今步
曰耳非碓春也宋祁曰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余
以爲春者之歌出于自然惡可强之使雅歌以爲辱
邪此又不通之論蓋雅樂器也樂記訊疾以雅注雅
狀如漆箒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箒而弇口大二
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革鞔之有兩組疏畫是言春
之搊有似于雅之漆箒故名雅春也卽今之亦曰漢
注皆未明

三才宗

天宗曰天宗天神也曰陽宗日也曰陰宗月也曰星

宗北辰也。地宗曰岱宗泰山也。曰瀆宗河也。人
宗曰大宗曰小宗族也。曰祝宗先聖之後也。曰秩宗
典禮也。曰文宗如陳子昂崔孝伯是也。曰女宗鮑蘇
之妻不妬是也。曰談宗長于辭說如樂廣是也。曰辭
宗如張九齡是也。

溫噲湯

今人以人性不爽利者曰溫噲湯。蓋言不冷不熱也。
溫噲二字唐詩常用。

孔子無益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禮記仲尼之畜狗死曰貧

無益於其封也亦與之席殆未爲大夫之前也
至人無夢

至人無夢古之億言也至人莫如聖人堯夢攀天而
上湯夢及天而咷高宗夢傳說文王夢九齡仲尼夢
周公貞兩楹烏得無夢又言愚人瞽人無夢亦不然
蓋非無夢也其夢無憑也周禮掌三夢又以日月星
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
有扶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賜惡夢謂會民方相
氏遂惡夢至四郊又曰夢不欲數占占則著著則怪
自因想之說明而夢不必占矣

然燃然

然字本作然下从火不必更从旁火矣然上从火不必更从旁犬矣此皆後世文盛故不得不以此別之非古人制字之意也

謫吏

書旣富方穀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美乃得爲吏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漢景二年廉士寡欲易足訾美四得官是十美十萬也四美四萬也食貨志以舊吏美法故謫之更發有訾者爲吏也漢武發謫吏穿昆明池是也又稱

卷之四
十一
姦詐強取者爲橋虞吏漢詔橋虞吏因乘執目侵蒸
庶是也

都吏

漢二千石遣都吏循行律說都吏今督郵也閑惠曉
事卽爲文無害都吏漢末時又有督郵御史是必天
子听使者也蘇武傳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
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

傍賣公卿

鬻爵白是錯言之一曰主足用二曰民賦少三曰勸
農功漢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爲郎武帝令吏入穀補

官卽至六百石靈帝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顧張溫崔烈雖有功勳名譽亦以貲得之又漢不足奉戰士令民得買爵乃置武功爵我朝亦不免此弊

許子弟隨任

唐太宗貞觀元年許子弟年十九以下隨父兄之官所我朝未嘗限年皆得隨任但不許應試耳

任回載書

唐蕭倣在南海地多穀紙倣勅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子廩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齋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薏苡

之嫌得爲深識倣曰吾不之思也夫蕭氏之慎節如此卒保世業今之仕者不惟多置書爲公名而載歸鬻之以爲私利且路途廢國家官錢民力轉運其費何如甚至有貪汙者畏人譏議暗藏金銀于書篋中以防道路盜寇者視廩言能不媿死乎壯齊郎基爲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之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家大夫由禮部而兩督學政所以兼車聯舫者惟書籍而已曾何足以累清節耶

五爵別名

周書王子晉曰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于
農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
蔡邕曰三公者天子之相相助也侯者候也候逆順
也伯者白也明白于德也子者滋也男者任也據此
則多出相字一義如起于後世丞相之說也但當云
公者共也與天子共理天下也爲是

人情懷土不同

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今曾不可乎少留謝
元暉直中書省詩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唐劉元
濟經廬嶽廻望江州想洛陽詩故園有歸夢他山非

行樂他鄉徒可遊。溟澗終旋泊。至于蘇子瞻西湖望湖樓詩。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無此好。江山在儂耳。詩海南萬里真吾鄉。人情懷土不同。何至于如此淮子曰。取寵前土將去令人不思鄉。

子卯當樂

禮言子卯不樂。蓋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爲吉。所以戒懼也。然止甲乙二日余則以爲二日既聖人奮起翦除大惡。則萬古之下百姓且當歌舞相慶。以爲在上之戒。安得復忌之也。

獻美人敗君

史記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
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乃囚文王于羑里
閔天之徒求得妾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
仲獻紂大悅赦之傳言文王乃歸爲玉門築靈臺
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
道易行吾無憂矣及後幽王時褒姒有讞而以女入
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使至于爲后夫周之興也
以女蠱其君周之亡也亦爲人以女所蠱天之報施
何其昭昭而不爽哉逸周書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廟
以紂與二妾之首先馘又曰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

斬二女首懸諸小白又曰太師負商王紂懸首自旛
妻二首赤旛史記武王克商紂不走登于鹿臺之上
蒙衣其珠玉自燔而死武王入商至紂死所自射之
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
之旗史記武王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
王又射三發輒以劙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傳
記云太公蒙面而斬妲己嗚呼武王將誅紂而哀之
尚書曰子惟率夷憐爾何其誣哉